

·纪念中国国土经济学会成立 45 周年专稿·

牵挂台儿庄

柳忠勤

台儿庄是我的牵挂,一晃儿,二十五年。

知道台儿庄,是因为当年的台儿庄大战,消灭了一万多个日本鬼子;牵挂台儿庄,是因为台儿庄是我们中国国土经济学会的第一个全国中小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实验区,是学会“一城四区”“百县千村”共建工程的开篇之作,也是当年全国实验区的一面旗帜。

肉搏又冲锋,
血染山河红。
微山湖畔麦青青,
台儿庄上血腥腥。

——这是时任 27 师师长的台儿庄战役将领黄樵松写的《台儿庄大战战歌》。

台儿庄,被誉为“天下第一庄”,这里是京杭大运河畔活着的古水城,也是中华民族扬威不屈的抗战名城,与波兰华沙并列为仅有的两座因二战炮火毁坏后重建的世界文化遗产城市。

台儿庄肇始于秦汉,发展于唐宋,繁荣于明清。明代万历年间运河改道,让这里成为南北水运咽喉,各路商贾云集,带来了北方大院、徽派、闽南、欧式等八种建筑风格,七十二座庙宇齐聚一城;乾隆皇帝南巡途经此地,御笔钦点“天下第一

庄”。然而 1938 年的台儿庄大战,让古城化为焦土,如今的台儿庄古城,于原址重建,同时完整保留了 53 处二战遗址,每一面弹孔墙,都是民族精神的勋章!

一上台儿庄,震撼于心灵!

那些年时兴办公司。九十年代中期,我任中国国土资源开发促进会秘书长期间,在促进会会长、全国人大环资委委员、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王先进领导下,一口气在海南、黑龙江、广东、天津、陕西、山东

办了六家省级国土资源开发公司,其中,海南、黑龙江国土资源开发公司的成立大会都是我主持的,海南国土资源开发公司在海口市海风堂召开,两位副省长以及海南所属各县的土地局长全部到会,气势磅礴、规模宏大,促进会一下子声名远播。

时任山东省苍山县政府项目办主任的曹贵智,通过人事部的朋友了解这一情况后,风风火火地来到我的办公室,希望我们的公司能够到苍山、台儿庄投资兴业。正巧,我的老师、河南省商丘市(小商丘市,现在的梁园区)的市长蒋琦也多次



蒋琦市长(左 2)热情接待柳忠勤(左 3)和广东国土资源开发总公司董事长王鹏(右 2)、总经理刘源(右 1)一行



一到台儿庄,作者在中正门前留影

捎信让我回家乡看看,顺便请几个企业家来商丘投资。于是,我便邀请当时颇具实力的广东国土资源开发公司的董事长王鹏、总经理刘源同行,先到商丘,再到台儿庄、再到苍山考察投资环境,看有无在三地投资的可能。

九十年代中期,北京到商丘,别说高铁、高速,坐火车还要到郑州倒车,单程就得一天时间。为了此行方

便,我把两位老总从广州约到北京,蒋琦市长派他的发改委主任带着两辆小车专程来北京迎接。我们在商丘工作考察两天,广东公司和商丘市签署了两个合作项目。期间,蒋市长老师热情招待。记得那天午餐,服务员端上一盘菜品,恰似大米花儿一样,颗粒晶莹、白白胖胖,不知是谁嘀咕

一句:“这不是蛆吗?”服务员笑而不答,大家面面相觑,谁也不肯伸筷。我却毫不吝惜,拿起勺子就挖了满满一勺,张口送进嘴里:“真香真香!”看着大家诧异的目光,我说:“我的老师,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这些年大力倡导养蛆、养苍蝇,因为苍蝇、蛆都是含有蛋白质的高级营养品。咱们看到的这盘蛆,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蛆啦,而是人工专门饲养出来的美食呀!”我的话音刚落,大家纷纷举勺,一盘蛆,眨眼而光。

蒋琦市长派车送我们前往台儿庄。一路上,我这心里都在翻腾,当年的台儿庄血战,日本鬼子的炮弹把这座古老而又美丽、繁华的水陆码头炸成了一片废墟,不知如今变成了什么样子?

副区长孙步海、丝绸公司经理刘汉启热情地迎接我们,我上来就问:“当年大战的遗址还有吗?”“有,好几处呢!”“好,咱们先到大战遗址看看!”迫切的心情导致我的言语有些失礼,好在孙区长并不介意:“好的,咱们先看大战遗址。”

清真寺、中正门、关帝庙……墙体弹痕累累,抚摸着墙上的弹孔,耳边犹闻枪炮轰鸣、杀声震天,似乎,枪林弹雨就在眼前。说实话,在之后的几个小时里,孙区长陪同我们看项目,

我一直心不在焉,头脑里满是当年的台儿庄,战马嘶鸣、硝烟滚滚!

那一次,我们在台儿庄匆匆一行,看了几个项目也没有签约,但是直面抗日战场,仍然让人从心里感到震撼。

二上台儿庄,开篇“一城四区”

如今,中国国土经济学会持续创建并组织实施的“一城四区”“百县千村”共建工程服务品牌覆盖全国168个城市或地区,影响人口9000多万,为很多地方党委政府所称道,然而广大读者有所不知:我们的第一块牌子就挂在了台儿庄。

进入新世纪,在2001年学会成立20周年之际,我们在全人大常委会会议中心主办了“全国中小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研讨会”,针对那些年全国许多地方为了追求经济发展的高指标,滥砍、滥伐、滥采……拼资源、拼消耗,导致生态失衡、自然灾害频发,甚至丧失了可持续发展的功能,出席会议的学会高级顾问、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曲格平,学会理事长、全国人大环资委委员王先进,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孙鸿烈、全国政协人资环委副主任江泽慧、陈洲其等共同商定:以生态环境建设为切入点,以县、县级市、县级区为主要对象,在全国创建中小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实验区,以便总结经验,推向全国。我清楚记得,当时学会领导层关于牌子是叫



一上台儿庄,作者在史料馆李宗仁铜像前拍照留念



陈洲其副理事长(前左)在陈兆同书记(前右)陪同下考察台儿庄万亩荷塘

“实验区”还是“试验区”有不同意见。那天我们在孙鸿烈院士家里讨论,孙院士说,咱们还是讲科学,实实在在做事,就叫“实验区”。孙院士一锤定音,从此,学会有了第一个服务品牌:“全国中小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实验区”。

那次会议,我们邀请台儿庄区委书记陈兆同来京参加会议,陈兆同在会上强烈请求实验区的第一块牌子挂在台儿庄,并希望学会尽快组团到台儿庄考察。

当年7月20日,学会副理事长、全国政协人资环委副主任、原地矿部副部长陈洲其率领包括学会在全国人大环资委、全国政协人资环委、国土资源部、水利部、国家林业局,以及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单位工作理事、常务理事(司局处长)的考察团一行18人,浩浩荡荡地奔赴抗日名城台儿庄,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考察活动。以陈兆同书记为首的台儿庄区委、区政府对考察团给予了热情接待,参观考察、饮食起居,照顾得无微不至。

台儿庄地势低洼,其地面相当

于微山湖的湖底,下雨就是一片汪洋。在随后举行的“台儿庄生态城市建设暨10万亩涝洼地治理考察论证会”上,我代表学会与该区人民政府签订了合作共建中小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实验区协议书,第一个“全国中小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实验区”在抗日名城山东台儿庄正式挂牌,同时也拉开了中国国土经济学会“一城四区”“百县千村”共建工程的序

幕。那一天,陈兆同书记设晚宴款待考察团一行,宾主频频举杯,尤其是代表枣庄市委、市政府的那位副市长,特别能喝,一杯接一杯地向团长陈洲其部长敬酒,而恰恰陈部长不善饮酒,眼见场面有些尴尬,我作为秘书长勇敢起身,为陈部长挡酒。那个时候也还年轻,不记得喝了多少,只记得挡住了与会的枣庄、台儿庄的领导们敬给陈部长的所有的酒,许是喝得开心、热闹,喝了那么多,竟然没有醉,回望几十年走过的路程,台儿庄的那场酒,应该是我至今为止喝得最多的一场酒。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参与考察的学会常务理事、国土资源部耕地保护司司长潘明才看到台儿庄区委、区政府为当地发展如此尽心竭力,潘司长决定为台儿庄区的涝洼地治理贡献一份力量。第二年的“七一”——党的生日,潘司长将国土资源部耕地保护司全体员工到台儿庄参观台儿庄大战纪念地,并对涝洼地进行了全面透彻地考察、了解,紧接着,台儿庄便一次次迎来期盼的好消息,国家对台儿庄涝洼地治理



柳忠勤秘书长(前右签字者)与刘玉冰区长(前左签字者)共同签署生态环境建设实验区共建协议

项目的支持资金一批批迅速到位，十万亩涝洼地得到了根本整理，过去“下雨就绝收”的涝洼地变成成为“十里稻花香”的丰产田。

三上台儿庄，访谈胡友松

二零零七年五月，作为第一个全国中小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实验区的考察回访，走出李宗仁史料馆，陪同的孙步海副区长说，“李宗仁夫人就住在隔壁，要不要去看望一下？”

“胡友松女士嘛，当然要看望！”我听了心头一喜。当年，高龄八旬的李宗仁娶了个二十多岁的小护士，全国为之哗然，没有想到，一直想见的人就在眼前，岂有不见之理！

不过几十米，一座青松环绕、白墙红瓦、清秀雅致的别墅就在面前。一位清秀的姑娘，引领我们进入宽敞明亮的客厅，客厅大约五十多米，桌子上、茶几上摆放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与李宗仁先生的合影照片。墙上，大大小小，挂满了胡友松各种服装造型的照片。

谈话间，楼梯响处，只见一位女士走下楼来，中等身材，衣着朴素，举止典雅，京腔京韵，姑娘介绍：“这



作者(左2)等和李宗仁夫人胡友松(左1)亲切交谈

就是李夫人！”

胡友松大大方方地与我们握手寒暄，互致问候。

作为一个新闻人，难得见到一直想见的访谈对象，非常欣喜，因此，谈话就以访谈的形式展开：

“当年，您嫁给李宗仁，是国内的一大新闻。我们都想知道，当时，您是怎么想的？”

胡友松：“在我心中，李先生是一个很高大的人物！”

我是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嫁给李宗仁先生的，那一年，我二十七岁，先生七十六岁，年长我四十九岁。

当年，多年旅居美国的李宗仁，终于返回了祖国。这位曾经的国民党代总

统的回归，在当时是影响国内外的重大事件。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等先后接见并宴请李先生。六六年国庆节，毛主席还邀请李先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我嫁给李先生，首先是因为刚回国一年的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因乳腺癌病逝，李宗仁在孤独中想找一个人陪伴，并请秘书程思远为他物色人选。当时，程思远的朋友、曾经给胡蝶改过剧本的翻译家张成仁由于得到过我的护理而想到了我。一天上午，院领导找我谈话，说是让我去见一个人，我也没敢多问，跟着来人坐上了小轿车。轿车驶进一个大门，一位穿军装的警卫过来开门，然后穿过一条很长的走廊，走进大客厅，他们对我说，这是李宗仁先生。啊——我大吃一惊，当年，李宗仁名气很大，我想象李宗仁一定高大英俊，可是，眼前的李宗仁个子并不高，但是，很有军人气质，说话高声大气，嗓音洪亮。而李宗仁见到我特别高兴，跟程思远说就喜欢大眼睛。吃饭的时候，李宗仁不断给我夹菜。吃完饭，我说我要走了，他很舍不得。



台儿庄区委、区政府为胡友松女士修建的别墅

得,还亲了我一下,外国人礼节嘛,我接受不了就赶紧躲。说到这里,胡友松自己笑啦!

李宗仁看上了我,本打算让我做他的贴身保健护士,但是周总理知道此事后却不同意。总理说,咱们这个国家和美国不一样,没有私人秘书,即使做护理也是按上下班制度,到下班时间一定要走,就不能留在这儿。所以李先生要是喜欢她,就要名正言顺。

李宗仁当然无异议,只是担心比他小四十九岁的我不同意。为此,有关领导专门找我做思想工作,让我接受李宗仁先生。

尽管是白发配红颜,但我还是同意了这桩婚事。原因有三:一是周总理的安排,必须要服从;二是彻底地走出那个待我非常不好的老干妈的家;三是出于对李宗仁的钟爱和仰慕。认真想一想,德公什么人呐?大英雄、大名人哪,我从心里就高山仰止一般地崇拜他。当年七月,我与李先生在北京的“李宗仁公馆”举行了婚礼。

“关于您的身世,坊间有很多说

法,能请您告诉我们真实情况吗?此外,您怎么看待坊间的一些说法?”

胡友松说,我是胡蝶的女儿,原名叫胡若梅。

母亲胡蝶在我出世后,希望我像梅花一样美丽且坚强。而关于我的父亲,母亲曾经告诉我:“如果有人非要问你,你就说有妈妈,不要提爸爸”。我很听妈妈的话,一直没有深究,自己的父亲究竟是谁。由于我从小身体不好,一直在潮湿的南方生活会增发疾病,母亲无奈之下将我送往张宗昌的姨太太处,想着干燥的北方对女儿的身体有利。为了让姨太太对我好些,母亲还让我认这位姨太太为干妈。可是,这位干妈对我非常不好,常常会因为一些小事吵我骂我,隔三岔五就会无缘无故对我发脾气,有的时候还不给饭吃,甚至动手打我。一九五一年,远在南方的母亲知道女儿真实的生活状况后,准备将我接回自己的身边,可惜遭到拒绝。为了让女儿能够稍微活得好一点,母亲将一大箱的金银首饰送给干妈,希望后者能对自己的女儿爱护一点。在母亲的倾力

资助下,我才得以医专毕业并分配到北京积水潭医院工作,后又调入北京复兴医院当护士。在这里,我有初恋情人——一名五官科医生。这位医生也是上海人,模样长得很标致,我们彼此都很喜欢。但是,我们的感情遭到了医院领导的极力反对,他们说我俩都是上海人,是资产阶级小姐少爷,我们要是凑在一块儿,那还了得!于是,我们不得不分了手。当时,我发誓永远也不结婚了。

关于我的身世,我看到坊间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说我是戴笠和胡蝶的女儿,有人说我的母亲根本不是胡蝶,还有人说我编造自己的身世,这都无所谓啦,到了我这个年纪,什么身世不身世的,那都是历史啦,不过,当年,李先生对此深信不疑,李先生还说:“我说一见面看着你就有点儿眼熟呢,原来你是胡蝶的女儿呀,想当年,胡蝶作为大明星,可受欢迎啦,我还和她一起吃过几次饭呢,没有想到,我竟然娶了蝴蝶的女儿作为妻子,太有幸啦!”

“老夫少妻,身份悬殊,您和李先生婚后生活情况如何?”

胡友松说:“李先生对我一直很疼爱”

讲两件小事儿:一是我和李先生结婚后并不在一个房间睡觉,他每天夜里都要从他的卧室上我那儿看一看,给我盖被子什么的。后来我就烦了,跟他说以后不要来吵我,因为那时候我神经衰弱很厉害。后来他还是去,但是光着脚不穿鞋,怕吵到我;二是有一回我肚子疼,先生告诉我吃四两南瓜子可以解痛。我听了就发怵,我说这怎么吃。晚上,德公把四两南瓜子全嗑成了瓜子仁儿。第二天我一醒,哎哟,好大一盘啊,先生说,若梅,我把瓜子都给你



李宗仁和夫人胡友松在家中合影



作者和胡友松女士合影留念

嗑出来了,你就这么吃吧。不要看两件小事儿,使我从心里感受到丈夫的温柔和体贴。心里话,我真是找到一个知己了,那么疼我的人。我真的要死心塌地跟他过日子,要好好照顾他。

说着说着,胡友松的眼圈红了:“那几年,每天吃什么饭菜,先生都让厨师先征求我的意见。而我为了先生,也情愿当家庭主妇。我经常下厨烧菜,记得先生很喜欢吃我调馅包的饺子,还有老北京的炸酱面。

但是那个年代,容不下你过太平日子。当我们老夫少妻享受甜蜜婚姻的时候,窗外的世界已经因为那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而风雨飘摇。看着身边的那些将军司令纷纷被批斗,原本谈笑风生的李先生变得沉默了。一天,我随先生去北京饭店理发。喜欢打扮的我烫了一个颇为时髦的卷发。然后,两人坐着大红旗轿车从饭店到了医院。医院的人

嫉妒我,他们想,你以前不就是个小护士吗?感情现在这样神气!很快就给我贴了大字报,说我资产阶级思想作怪,头烫成什么样、衣服穿成什么样!看到大字报,邵力子的夫人就上我那儿去了,说:“哎哟,我的夫人,你看看,赶快把你那头发剪了吧,你还这么摩登,头发还需要烫,外头人说你呢,快剪了吧。”于是,大波浪改成了革命头,皮鞋改成了布鞋,我总算躲过了一劫。

一九六八年九月三十日,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庆晚宴的当晚,李宗仁突发重病,住进了北京医院,检查结果是直肠癌。一九六九年一月三十日,先生的生命走到最后一刻,临死之前,先生握着我的手说:“若梅,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呀!”

“陈兆同书记说,胡友松在台儿庄很幸福,是这样吗?”

胡友松说:“是的,我在台儿庄过得很幸福!”

“周总理说过,李宗仁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回国,一件是台儿庄战役。而我认为我这一生也是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与李宗仁结婚,一件就是继承李宗仁的遗志,定居台儿庄。”

李先生逝世后,我好像也走上了背字儿。“文革”后期,我被赶出李公馆,随后被扣上港台特嫌的帽子,下放到武汉干校劳动。后来进厂当工人,有关领导不想让大家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便建议改个名字。我说就叫王曦吧,晨曦的曦,新生活的开始,光明就在后头,多有朝气和希望呀。一年后,在周总理的关照下,我又回到北京。

一九九五年,我皈依佛门,成了北京广安门寺院的“妙惠”居士,一门心思佛学自修,并开始学习书画。但不管世事如何,每年的清明节,我都以李夫人的身份,拜谒李先生的陵墓并献花祭奠。

一九九六年八月初,久无客人的家门口突然来了四位陌生的台儿庄人,他们受台儿庄领导的委托,邀请我去台儿庄。一句“台儿庄就是你的娘家”感动得我热泪盈眶。台儿庄没有忘记李先生,台儿庄还记得我的存在,盛情之下,很快,我就来到



陈兆同书记(左)对我说:胡友松在台儿庄生活的很幸福!

了台儿庄。

“一九九八年,我到台儿庄任区长,那时,胡友松没有地方住,一直住宾馆。我就想,你把人家请来了,没有地方住怎么行呢?于是,我就带领建委的同志给她选地方。一九九九年四月八日,我与台儿庄四大班子领导一起给别墅奠基,然后从财政拿钱,给她盖了别墅。别墅建好后,又从大战纪念馆给她选了个女孩做服务员。此外,我们还努力安排好她的日常生活,保证让她衣食无忧。平时,胡友松作画、会客,生活很丰富。逢年过节,我都带人前往看望、问候,可以说,胡友松在台儿庄过得很幸福”。

——我的好朋友,曾任台儿庄区长、区委书记,时任枣庄市副市长的陈兆同如是说。

“感恩台儿庄陈书记他们的一片赤诚,回到北京后,我打开墙壁,将尘封了三十多年的六十多件李宗仁遗物和二百多帧照片以及书信等等一一取出,悉心整理后全部捐给了台儿庄李宗仁史料馆。其中有原越共总书记胡志明所赠重达四十五

公斤的李宗仁半身青铜像,瑞士表厂建厂一百年赠给各国首脑的纪念金表,傅作义将军赠送的有“软黄金”之称的火狐标本等等。这些文物,经权威鉴定,件件都是无价之宝。当时我想,台儿庄是李先生最辉煌的纪念地,这些东西放在台儿庄才最有意义。我要随着这些珍藏,在台儿庄为李先生守望。我还把郭德洁留下的翡翠、宝石首饰捐给了桂林李宗仁官邸,表达了对李先生故乡的挚爱。然后,孑然一身地成了台儿庄的荣誉市民,成了李宗仁史料馆的名誉馆长,痴情守望李先生不朽的英灵”。

遗憾的是,二零零八年,也就是我访谈胡友松女士的第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胡友松因病在山东省德州市庆云县海岛金山寺去世,终年六十九岁。

四上台儿庄,运河生态美

京杭大运河整体呈南北走向,而流经山东台儿庄的河段顺势转向,形成罕见的东西向河道。这段特

殊的运河弯道,自古便是漕运枢纽、商贾云集之地,“舳舻千里、帆樯林立”,是南北物资流通的命脉。从千年漕运古道到新时代生态廊道,大运河与台儿庄相依共生。改革开放后,当地把生态治理摆在突出位置,用数据说话、用成效见证,推动运河生态与古城发展同步跃升。

孙鸿烈,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我国著名地理学家、资源与生态环境科学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1997年至2009年间,时任全国人大环资委委员、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生态组组长、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全国中小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实验区专家委员会主任。在我眼里,孙鸿烈是一位真正的科学家。那些年,他带领我们四川隆昌,陕西甘泉,山东栖霞、沾化,河南商丘梁园……四处奔跑,考察我们的实验区,无论到了哪里,都要留下他作为一个科学家的意见或建议。印象极为深刻的是那次我们到河南修武实验区云台山景区考察,在县委书记魏丰收陪同下,孙院长认真查看景区内松柏树上的中英文对照说明,转了一圈,竟然对几十处中英文说明提出了修改意见:“云台山现在名气很大,追求与国际接轨,可是依我看,你们差得远着呢,就看你们树上的这些中英文说明,那么多驴唇不对马嘴的,不让人笑话吗?”说得魏丰收频频点头、连连称是,跟在后面的旅游局长一面拿本子记,一面不断地擦汗。

2005年4月23日,我们跟随孙鸿烈院士来到台儿庄,考察生态环境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并对创建实验区三年来的工作进行调研。

台儿庄地处山东省南部,隶属于枣庄市,毗邻江苏省,与徐州市仅隔京杭大运河。全区总面积538.5平



孙鸿烈(左)观看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历史图片。左为台儿庄副区长孙步海,中为作者



孙鸿烈院长(右)与作者在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前合影留念

方公里,总人口 28.8 万人。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必经之地。加入实验区三年来,台儿庄在区委、区政府领导下,坚持生态环境建设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生态环境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经济取得了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2004 年,全区生产总值完成 43.5 亿元,同比增长 7.3%;地方财政收入完成 1.47 亿元,同比增长 32.2%,高出山东省 3.3 个百分点;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 14%;林木覆盖率达到 26.9%,平原林网化率

达到 98%,主要经济指标比开展全国中小城市生态环境共建活动之初的 2001 年翻了一番,提前一年完成了“十五”计划,经济社会走上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台儿庄十万亩涝洼地治理工程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就,通过土地整理,项目区林木覆盖率达到 27%,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800 亩,新增有效耕地 1700 亩,农民人均纯收入由整理前的 1234 元增加到 3634 元,实现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三连增。



孙鸿烈院士(左 1)出席台儿庄区生态环境建设研讨会



陈兆同书记在研讨会上讲话

“没有进行生态城市建设的实验,就不会有今天的繁荣景象和大好局面;坚持改善生态环境,加快生态城市建设步伐,是台儿庄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动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措施。”已经升任枣庄市副市长、同时兼任台儿庄区区委书记的陈兆同座谈会上如是说。

作为秘书长,我首先代表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向陈兆同副市长表示感谢!然后说:“台儿庄为生态环境建设实验区在全国的建设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带头作用。四年来,实验区已涵盖全国 15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24 个县(市、区),这项工作受到了许多地方党委、政府的欢迎。实践证明,台儿庄的这个头带得好。”

孙鸿烈院长在听取了台儿庄区政府的汇报后,结合两天来的考察,首先肯定了台儿庄区加入实验区三年来生态环境建设取得的辉煌成绩,然后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取得的成就我很欣慰,同时,我也看到,你们仍然存在一些短板或者不足,比如,生态系统完整性仍有差距,运河部分河段水生生物群落结构单一,多样性恢复尚不均衡,景观与产业同质化明显,老旧岸段绿化层次简单,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不足,再就是跨区域协同管护机制有



孙鸿烈院士在研讨会上讲话

待健全,上下游联动治理仍需加强。为此,建议你们一是要面向未来,坚持系统治理、精准施策,深化水生态修复,构建‘河—湖—湿地’连通体系;二是要提升景观品质,优化沿岸植物配置,打造‘一河一品、一段一景’特色廊道;三是要强化长效管护,完善河长制、建立智慧监测平台,实现水质、流量、生物指标实时监控;四是要推动融合发展,依托东西向弯道独特风貌,深挖漕运文化,串联湿地、古城、码头资源,打造生态文旅新高地”。

陈兆同书记表示,要继续与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合作,把实验区共建工程在台儿庄更好地开展下去,共同努力,互惠双赢,把中国国土经济学会的事业和台儿庄的发展推向一个崭新的局面。

五上台儿庄,浓浓粽叶情

张怀西,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原第一副主席。2009年9月19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的中国国土经济学会第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学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长。张主席上任之后

就提出,要到台儿庄看看,因为台儿庄是我们的第一个实验区。

2010年,花红柳绿的6月,正是端午节当天,我陪同张怀西副主席、理事长乘坐他的火车公务车奔赴台儿庄,下榻在枣庄开元鸣凤酒店,市委书记刘玉祥等已经在大门口迎接,共进早餐后,立即前往台儿庄区考察。第一个要看的项目就是十万亩涝洼地的华丽转身,这是我每次到台儿庄必看的项目,因为项目是学会与台儿庄共建的主要成就。2010年以来,台儿庄区申请实施国家级沿运河涝洼地整理项目总规模近10万亩,批准项目总投资超3亿多元。项目实施后粮食单产增加120公斤/亩,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增加212.5元。项目区内旱能浇,涝能排,沟相通,路相连,林成网,成为桥、涵、闸、渠、提水站全面配套的高标准基本农田。陪同考察的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领导同志对学会实验区办公室在项目运作中给予的大力帮助一再表示感谢。

赶往台儿庄国家级湿地公园的路上,区委书记刘玉冰向张主席汇报说:“农民增收,我们有妙招,那就是促进‘半空闲’人员就业增收。我们这里富余劳动力像老人、妇女很多,因为需要务农和照顾老人孩子,处于‘半空闲’状态,前两年我们区这种‘半空闲’劳动力达到总劳动力的30%,我们就

从他们入手,促进‘半空闲’就业增收,大力发展简便易学、用工密集的来料加工项目,让农民随时随地都有活干、有钱赚。政府组建联络员队伍,在义乌设立来料加工联络处,区镇两级联络员深入义乌小商品市场接洽,我们还培训本地经纪人,大面积撒网,先后走访几千家商户,与116家企业和经营户达成合作意向。为了调动老百姓的积极性,我们起初对手工不熟练的农民每天给予不低于十多元的补助,请来教师对农民开展免费技能培训,还通过组织技能大赛等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培养农民学习技术的热情。就这样我们实现了不出村,不出院,一天能挣二十块,不到半年,加工队伍发展到一万多人,一批特色专业加工村初具雏形。我们还将废弃厂房、一部分村办公场所腾出来,三年免租金,鼓励在村里设加工点,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万余人……”谈起台儿庄为农民增收的创举,刘玉冰口若悬河,兴奋异常。身边的张副主席高兴而好奇地问:“你们农民手工都做些什么啊?”“有中国结、绣花鞋、串串珠、沙发套、靠背垫……能做的都能,种类多着呢!一到空闲时间,大



枣庄市委书记刘玉祥(前右)热情接待前来台儿庄考察的张怀西副主席、理事长(前左)一行



时任台儿庄区委书记刘玉冰(左2)向张怀西(左3)汇报十万亩涝洼地治理情况(左1为作者)

树下,屋舍前,妇女老人成群结伴,边聊天,边干活,只要手能动,就能赚到钱,那场面壮观着呢!”刘书记越说越起劲。他的话让车里的人兴趣顿长,张副主席突然来了一句:“我们下车去看看!”这可真是个突然袭击,事先哪有安排这样的行程啊?我们等着刘书记的回应。刘书记不慌不忙拿起电话:“喂,就近随便找个加工点,让主席参观一下。”

刚安排完,一会儿,车停在了一家养老院门口,我们大部队下了车,小院一下子热闹起来。主席被引进

一间小房,我们跟着走了进去。因为正赶上麦收,大家都到地里收麦子,屋里没有做手工的农民,但是迈进屋子的那一刻,没有人去疑问为何屋内没人,却被屋内景象惊呆了。房间内各式各样色彩斑斓的绣花鞋、沙发套、靠背垫,成品的、半成品的摆满了屋,手工花纹俨然专业加工技师才能完成的样子,难道这就是台儿庄的农民们心灵手巧的杰作?一会儿,田间干活的几个农妇被调了回来,该加工点所在地邳庄镇党委书记也兴匆匆赶来了。主席手拿



张怀西副主席、理事长与刘玉冰书记等交流特色产品工艺流程和市场价格

漂亮的绣花鞋问道:“这是你们做的?”“是,是……”农妇因为第一次见到国家领导显得有些局促。“这个多少钱一双?”主席接着问。“这个两块钱!”农妇回答。“这么精美的鞋面两块钱一双,便宜喽!”

主席笑着摇摇头来。一旁的农妇没有作声,我们一群人也和主席有着同感。但是大家都知道,这鞋面虽然精致美观,但整双鞋售出后的收益,大头应该是被义乌聪明“奸商”们挣去了。虽然这是事实,但是从那几个农妇脸上满足的表情,不难看出,台儿庄的农民们不耽误农活、不耽误家务,利用空闲时间随手赚来的每天20元钱,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不少的收入了。看着张副主席,扯起这个看看,抱起那个瞧瞧,那爱不释手的样子,让整个屋里的参观者都对台儿庄的农民竖起大拇指,心中也暗暗赞许台儿庄区委、区政府的杰出创举。

枣庄原本是个靠煤吃饭的城市,现在煤炭面临着枯竭。“资源卖不成了只能卖文化”。枣庄陈市长把发展的突破口定在台儿庄古城,他在两会上吆喝:如今完整的全世界二战遗址并不多,打得最惨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如今也只剩下一栋面包房,所以说,台儿庄古城是目前二战遗址最多的地方。为了保证古城恢复的科学性,陈市长付出的心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他对我们说,古城虽然在战火中毁坏严重,但是他却发现95%的地基至今尚存,他到图书馆去研究古史,到各地的博物馆、展馆搜集老照片,到其他历史悠久的古城参观,到年龄大或名姓大户的百姓家中探访,就这样从照片中一个模糊的符号或头像,从百姓口中,甚至从一条世人皆知的成语中,挖掘出现今留下的对古城的记忆。



技术人员向张怀西副主席、理事长(左2)汇报特色产品加工有关情况

古城的规划全图就是在陈市长亲自指导下,一位老师按照他的描述一点点画出来的。

六上台儿庄,亲戚往来香

运河之畔,古城之郊,台儿庄大战纪念馆静立在齐鲁大地的风中。红墙立柱,石阶层层,没有喧嚣的浮华,只有沉淀了八十余载的厚重与肃穆,将1938年春天的烽火硝烟,永恒镌刻在这片“中华民族扬威不

媛得知同行各位大都没有来过台儿庄,第一站,就安排大家考察台儿庄大战纪念馆。

踏入馆内,时光仿佛骤然倒流。两千余件文物、图片与史料,静静陈列在展柜之中,每一件都是烽火岁月的见证者。锈迹斑斑的步枪、布满

屈之地”。

2011年“五一”节,我和我们学会的各位副秘书长、实验区办公室各位副主任再一次来到全国首家中小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实验区台儿庄,我管这次考察回访叫作“走亲戚”。新任书记霍媛

弹痕的钢盔、泛黄的战地书信、烈士生前的遗物,无声诉说着三万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长城的壮烈。指尖轻触冰冷的展柜,仿佛能感受到当年将士们浴血厮杀的温度,听见炮火轰鸣与呐喊交织的回响。

最震撼人心的,莫过于全景画馆。124米长、16.5米高的环形巨画,配合声光电的沉浸式演绎,将巷战肉搏、炮火连天的场景逼真重现。硝烟弥漫,枪炮震耳,残垣断壁间,将士们冲锋的身影坚毅如钢,那一刻,八十余年的时光壁垒轰然消散,我们仿佛亲临战场,直面那场惊天地、



各位秘书长听取十万亩涝洼地治理项目情况汇报

泣鬼神的殊死搏斗。

步入展厅,两千余件史料文物静静陈列。锈迹侵蚀的步枪、弹痕遍布的钢盔、字迹泛黄的战地家书,都是当年三万将士舍命御敌的无声证言。一件件旧物穿越岁月,依稀传来炮火轰鸣与将士冲锋的呐喊,让人真切触摸到当年血战的滚烫温度。

缓步走出展馆,运河微风拂面,心头的沉重久久不散。这座纪念馆从不是冰冷的建筑,而是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

在考察过十万亩涝洼地治理项目后,霍媛媛书记陪同我们走进台儿庄古城。漫步古城,扑面而来的是运河水乡独有的温婉厚重。沿着



台儿庄区委书记霍媛媛(左6)在酒店迎候前来考察的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各位秘书长并合影留念



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实验区共建办公室主任柳忠勤(左5)主持召开全国中小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实验区台儿庄座谈会

青石板路前行,水巷蜿蜒环绕,乌篷船轻摇划过水面,两岸错落排布着南北融合的古建筑,灰瓦飞檐映着粼粼波光,一步皆是景致。街巷间的非遗小店、特色铺子错落分布,鲁南民俗气息浓郁,随处可见运河漕运留下的历史印记。走到大战遗址区域,斑驳残墙静静伫立,诉说着1938年那场浴血奋战的往事,让人心生敬畏。

霍媛媛书记安排我们就在古城下榻。晚饭后,我们走到古城街头,但见夜幕笼罩之下,台儿庄古城褪去白日的喧嚣,化作流光溢彩的运河不夜城。沿河两岸灯火次第绽放,暖黄的灯笼连成长廊,各式彩灯勾勒出飞檐翘角的轮廓,倒映在蜿蜒的水巷之中,水面碎金摇曳,虚实相映,恍若置身江南梦境。

摇橹小船缓缓穿行于水街,船桨划破灯影,泛起层层涟漪。街巷里灯火融融,古风店铺透出柔和光晕,人影错落,烟火气十足。古桥横跨碧水,桥上流光与水下倒影相拥,复刻了旧时“一河渔火,夜不罢市”的漕运盛景。晚风轻拂,伴着隐约的丝竹

声响,水色、灯影、古建融为一体。漫步其间,既有水乡夜色的温婉浪漫,又有千年运河的古韵风情,满目皆是醉人的夜色风光。

5月2日的座谈会,情意浓浓。我首先感谢台儿庄区政府对学会工作的大力支持,然后说:“台儿庄是我们的第一个实验区,是实验区队伍的一面旗帜。我们为台儿庄做了一些工作,台儿庄的每位领导几乎逢会必讲,念念不忘,这让我们十分感动,也让我们心有不安。十年共建,台儿庄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我们彼此也结下了深厚情谊。我们乐意到台儿庄,是因为台儿庄是我们的亲戚,台儿庄人民重情重义,这次是应霍媛媛书记的邀请,我陪着各位秘书长利用五一小长假来到台儿庄,就是要通过考察、交流,增加了解,增进友谊,增强发展,走好这门亲戚。”

在听取了区委常委、副区长陈忠奇的汇报后,各位副秘书长激情发言,从不同角度对台儿庄区委、区政府提出的由高碳型发展转为低碳型发展的工作思路给予充分肯定,与会秘书长认为,发展是硬道理,但是硬发展就没有道理,因此一定要讲究科学发展。台儿庄拥有运河优势、古城优势、区位优势、农业优势,用好资源,前景广阔。大家表示,一定尽职尽责,通过国土经济学会和实验区这个平台,为台儿庄今后的建设与发展作出努力。

霍媛媛书记表示,台儿庄加入实验区之后,得到了很大的收益,今后要继续加强与全国实验区办公室的联系与合作,充分利用实验区这个平台,利用学会的资源优势,为推动我们台儿庄的发展不懈努力。

六上台儿庄,记录的是美好,感慨的是人生。屈指算来,已经有些时日没有再到台儿庄,但是,台儿庄的大运河,台儿庄的老车站,台儿庄的古城墙,台儿庄的十里稻花……,乃至台儿庄李夫人灿烂的笑脸,时时在我的心头萦绕,构成了一段美好的人生佳话。□



学会秘书处党支部书记柳忠勤(右)与台儿庄区邱庄镇桃沟桥村党支部书记赵兰签署党支部共建协议后向沟桥村赠送科技书籍